

來自邊緣的雜音：兩位青少女哪吒的性別認同形構

林昱瑄

摘要

早期的青少年文化研究，多半將焦點放在男孩身上，忽略女孩獨特的文化形式及認同形構，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雖然以青少女為主體的實徵研究逐漸增多，然而主流青少女研究不是傾向將女孩描述為「精神纏足」或「陰柔特質」的受害者—簡化了性別認同在不同情境脈絡底下的多元複數形式，就是容易忽略性別認同與種族、階級等面向的關係。為了探求那些被主流論述排擠到邊緣、甚至被視為偏差的認同形式，本研究採質性取向的民族誌研究，呈現兩位國中叛逆青少女的主體觀點與生活經驗。研究發現，由於不同場域有其對應的文化資本，在不同的文化場域中，她們聰明地展現受用的特質。因此這些邊緣青少女的性別認同並不只是單面向的呈現出一種靜止的樣貌，相反地，她們的性別認同擺盪於陰柔和陽剛的兩端。同時，本文將呈現出她們的矛盾性認同，如何持續地和所屬場域的文化規則進行協商、拉扯，並與其階級、種族動力緊密交纏。

關鍵字：青少年文化研究、青少女、女性氣質、性別認同、認同形構

本文作者：林昱瑄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博士

Voices from Marginality: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on Two “Bad” Girls

Lin, Yu-Hsuan

Ph.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raditionally, youth cultural studies have mostly focused on clearly visible features which are mainly related to boys' culture, and therefore ignoring girls' experiences. Besides, some versions of feminism tend to lean toward gender reductionism, failing to account for gender differences within sex categories, and therefore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diverse female identities. To cast light on multiple versions of gender identity formation, this research applies ethnography on two so called “bad” girls in Taiwa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ir perceptions of gender identities as well as how their gender identities intertwine with class and racial dynamics, thereby simultaneously reproducing and challenging existing social categories.

Keywords: youth cultural studies, girls' culture, femininity, gender identity, identity formation

壹、問題意識

在多數青少年次文化研究中，女孩不是不可見、被邊緣化，不然就是被刻板化，因此我們對於女孩在青少年文化群體中的性別認同形構，瞭解非常有限 (Abbott & Wallace, 1990; Brake, 1980; McRobbie & Garber, 1976; Wilson, 1978)。例如在青少年文化研究的鉅著《學習成為勞工》*Learning to Labour* 中，Paul Willis (1977) 針對一所英國中學裡頭十二位勞工階級「小伙子」(lads) 的反抗文化作批判性的民族誌研究。研究結果雖然成功地揭示了白人勞工階級男性的認同建構與其階級未來之間的關係，然而他對男孩在反學校文化裡頭深藏的性別歧視態度，卻絲毫不加批判，並將勞工階級裡頭的女性認同排擠到邊緣的位置，變成男性主體旁邊的點綴 (McRobbie, 1978; 1980)，這些男性研究者不自覺的性別偏見，導致了青少年文化的焦點常放在「壞男孩」上，同時也間接造成女孩文化的不可見。即使女孩的文化有被看見，她們的「偏差」或「抗拒」常被認為不像男孩那麼嚴重，同時強化了男孩才是麻煩製造者的刻板印象 (Acker, 1981; Griffin, 1993)。

教育研究的領域更是如此，Peter McLaren (1998; 蕭昭君、陳巨擘合譯，2003: 336) 曾經批評：「教育研究者一般而言，對女性文化都相當短視、好像附屬團體中只有男性而已。當代學校文化中的女性，通常被忽略，主流社會學對年輕一代的研究幾乎不存在，這種現象部分導因於在教育行為的研究者中，大部分都是男性。」女學生的人數佔了學生總數的一半，許多教育基礎研究卻沒有考量到女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可能因為在學校、社會、家庭中被差異對待的經驗，而在身心發展特質上與男學生漸漸走向分歧的道路。所以通常在相同的研究主題之下，不是以男性為研究主體，不然就是以男性為常模，將性別當作一個操弄的變項，比較男、女在各方面表現的差異。而缺乏以青少女做為主體性的研究背後往往意味著，我們通常將女孩的經驗等同於男孩的經驗。國內典型的學生文化研究像是黃鴻文 (2003: 2) 的《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雖然在理論觀點很有意識地強調「學生文化的性質與內涵可能因學生特徵、教育性質、地區、族群、階級、性別的差異，而呈現不同的風貌」，而且大力批評其他研究者忽略性別、族群、階級的交互作用，可是在研究發現的描述中，卻一直以一種中性、客觀的筆調描述「學生」文化的內涵，偶爾添加男女不同性別學生喜歡上的課；拿手科目等類別的統計、比較，除此之外，性別甚至族群、階級的意義均十分隱微不彰。例如他的研究結果發現，學生文化的幾個共同特徵為：當前取向、實用取向、精明而自信。可是青少女的文化和青少年之間究竟有沒有差異？如果有，差異的背後代表什麼社會文化意義？階級、種族的動力在這群學生中又產生什麼樣交織的作用？可惜的是，作者對於這些問題都沒有進一步的詮釋或關注，導致性別、族群、階級再度成為一種裝飾性變項。

青少女的經驗不應被邊緣化，社會文化對女性的約束，容易使女孩陷入困境，如果要在教育中認真對待女孩，針對她們的需求提供良好的教育，就必須從瞭解她們的經驗、文化與認同著手。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雖然以青少女為

主體的實徵研究逐漸增多，然而主流青少年研究（如 McRobbie & Garber, 1976; McRobbie, 1978; Gilligan, 1982; Pipher, 1994）不是傾向將女孩描述為「精神纏足」或「陰柔特質」的受害者—簡化了性別認同在不同情境脈絡底下的多元複數形式，就是容易忽略性別認同與種族、階級等面向的關係。Julie Bettie (2003: 35) 就曾經抨擊某些女性主義研究或性別研究只將焦點放在男性和女性之間的差別，容易將女性建構為一個沒有階級、種族之別的主體，落入性別化約論的危險，而且這類性別研究所指的女性這個類別通常是指白人中產階級的女性。以《拯救奧菲莉亞》*Reviving Ophelia* (1994)一書為例，Bettie 指出 Mary Pipher 對於「調適良好」女孩的描述正是 Bettie 所訪談的墨裔美籍、勞工階級女孩所不認同的那種人—積極參與學校的體育活動、學校認可的課外活動；有高度的學業成就；常穿一些寬鬆、不性感的衣服；很少或幾乎不化妝；受到老師喜愛。換言之，白人中產階級的女孩因為表現出學校所認可的「女性氣質」(femininity)，而被主流性別研究者認為是「調適良好」的女孩典範。透過不同階級、族群女孩的眼睛，Bettie 看到 Pipher 的觀點和評價隱含著中產階級文化資本的偏見，也等於否定了那些邊緣族群的女孩以自己認可的方式尋求抗拒壓迫的努力。同時，Bettie 還發現勞工階級的女生會以比較曲折的方式關心種族、階級的「行為」(practices) 或「表現」(performances) 意義。如果她們外表像那些好學生，等於將自己放在一種「只會輸」的競爭情境中，因此那些不符合好學生規範的人就會創造另類的象徵資源，穿上另一種「尊嚴的象徵」(badges of dignity)，使她們可以贏。可見女孩們表現出女性化的不同面向，與她們的階級和種族都有關係，多樣化的社會階層會在她們所採用的「風格」(styles) 中運作。同樣地，Beverley Skeggs (1997) 也抱怨階級這個概念以及勞工階級女性這個群體幾乎已經消失在女性主義和文化理論之中。在《性別與教育》*Education and Gender* 的一期主編序言中，Louise Archer 和 Carole Leathwood (2003) 還特別呼籲理論分析的視野要朝向女性化的多元性，並鼓勵女性主義學術工作者努力理論化多元的（涵蓋種族、族群、性別和階級）勞工階級女性氣質，及其和教育系統、實踐、機制的關係。

由此可見，想要瞭解女孩的認同僅將焦點放在性別差異上，是絕對不夠的，性別、階級、種族等動力的多維盤錯 (nonsynchrony)¹ 作用必須被同時涵蓋進來分析，才能找出壓迫的動力在哪裡發生、如何運作。尤其是位處邊緣的叛逆青少年，因為不符合社會大眾對於「一般」、「正常」女孩的想像，更容易被排除在主流論述之外，甚至被污名化。身為批判教育工作者或女性主義者，如果希望促進不同文化形式、不同社會位置女性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增能，甚至針對類似處境的邊緣青少年提供有意義的協助，都有必要先瞭解她們的經驗和觀點。在這樣的學術脈絡底下，為了挖掘那些被主流論述排擠到邊緣、甚至被視為偏差的認同形式、探索性別認同形構的多元面向，本研究採質性取向的民族誌研究方法，呈現

¹這裡指 Cameron McCarthy (1988, 1990)對於性別、種族、階級「多軌併行」模式所提出的修正觀點，意指族群、性別、階級的關係未必是同時、同質地發生作用，強調這些動力彼此之間可能是非同步性或是相互矛盾的關係，有時可能也會相互增強的作用，有時也會因為階級因素，或其他利益關係而被切斷連結。

兩位叛逆青少年主體觀點與生活經驗。分析焦點著重於她們的性別認同形構，以及她們的性別認同如何與階級、種族動力交織，並因此再製、挑戰現存的社會位置。

貳、文獻探討

早期的青少年文化研究，多半將焦點放在男孩身上，忽略女孩獨特的文化形式及認同形構。為了矯正青少年文化研究中隱含的性別歧視，同時也為了增加關於女孩的民族誌資料，英國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女性成員，從 1970 年代晚期到 1980 年代開始將焦點放在青少年身上，她們將性慾和家務等議題帶入青少年研究的領域中，這時的女性主義研究者比較傾向探討女孩在臥室和廚房的生活，而非傳統男性民族誌研究者的研究場域：街頭生活(Griffin, 1993: 191)。例如：Angela McRobbie 和 Jenny Garber (1976)指出七 0 年代女孩次文化的一項重要形式就是「追求時髦服飾、流行音樂」(Teeny Bopper)，這種文化形式只需要臥室、一台錄放音機和一個朋友就夠了。相對於男孩的街頭文化，女孩文化可說是一種臥房文化，臥房是女孩相遇、聽音樂、教彼此化妝技巧、練習跳舞、比較性記錄、批評彼此的穿著和說別人八卦的地方(Frith, 1978: 66)。此外，McRobbie (1977, 1978)還使用民族誌的方法檢視一群 13-16 歲勞工階級女孩的次文化，研究發現這些女孩和 Willis 研究中的小伙子一樣也有抗拒文化，只是女孩子的「叛逆」方式和男孩子不一樣。多數女孩體驗到學校生活的無聊，便將對於未來的希望寄放在愛情、婚姻和母職上，因此這些女孩對抗學校霸權和階級壓迫的方式就是主張自己的「女性化」和「性慾」以控制教室，例如：化妝來上學、在教室大聲地討論男朋友的事情，安靜卻不合作、溫和地搞破壞、沈默的策略、在課堂上表現出明顯的厭煩感，關注愛情、流行時尚、外表、男孩子，這些都是她們抗拒的形式。也就是說，女孩也許不會以正面暴力衝突的方式抗拒學校，她們的策略相較於男孩子通常比較沒有那麼聳動，比較容易被忽略。

儘管 McRobbie 成功地指出女孩次文化存在著一種臥房文化或是女性化的形式，和男孩文化的結構截然不同。她卻有普遍化女孩差異經驗和認同的傾向。因此，許多後續研究開始質疑早期女性主義者努力生產特定的女性次文化一名之為臥室文化或者廁所文化的意義。正如 Celia Cowie 和 Sue Lees (1981: 29)所言：「*女孩也會嗑藥、喝酒、性交、打架、犯罪 女孩出現在街頭上，她們參與或被排除在街頭上的這個重要面向卻被忽略了。*」後續研究者如 Christine Griffin (1985)、Sue Lees (1986, 1993)和 Claire Wallace (1987)陸續發現女孩其實有很多抗拒策略，例如變得男性化、或者懷孕，這些都是對樣版「好女孩」的反諷（轉引自 Abbott & Wallace, 1990: 68）。

自從 1970 年代晚期開始，全球化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劇烈的改變，西方先進國家多半經歷重工業外移、勞動階級的工作消失、失業率攀高等變動。Lois Weis (1990)開創性地將青少年的認同連結到這個社會變動的脈絡，檢視美國在 1980 年代中期經濟面臨低度工業化的脈絡底下，白人勞工階級男孩、女孩的認同形構

過程。相較於過去研究一向認為勞工階級女孩的認同比較重視私領域，並且將公領域邊緣化的結論，她提出了不一樣的研究發現。由於 1980 年代中期美國面臨到經濟的低度工業化、工廠衰落、增加的失業率以及越來越高的離婚率，使得女孩警覺到她們不再能依賴未來的丈夫提供經濟支持。因此她們必須依靠自己的資源，白人勞工階級女孩開始敘說有薪工作在她們生命中的重要性，不只是為了她們自己，更重要的是為了家人的福利。Weis (1990)指出勞動階級女孩逐漸浮現一種「批判時刻」的認同，女孩開始會批評男性主導和父權，也感覺到過去那種男性主導的模式現在已經行不通了、對女生也不太公平。

晚近研究受到後結構主義影響，更將認同視為一流動的過程，而非一固定擁有的狀態，建構的、混雜的性別認同取代了過往穩定、本質的認同觀。陰柔特質 (femininity) 也被視為一種不斷在轉變中的狀態，而非從保守到進步或者反挫的線性過程；陰柔的意象和女性主義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 (McRobbie, 1999: 67)。例如 Julie Bettie (2003) 的《沒有階級之別的女人》*Women without Class*，她使用民族誌方法，描述一群勞工階級白人和墨裔美人女孩在中學的最後一年，她將分析的焦點放在這些女孩如何經驗和瞭解同儕文化中的階級差異，以及她們父母的階級、種族認同如何型塑她們對於學校裡頭展現的社會差異以及未來的看法。為了避免過度化約學生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背景的二元化區分，或者過度決定論取向地分析學生的階級未來，Bettie 區分「原初階級」(class of origin)²和「操演階級」(class performance)³的概念，進行女學生階級認同的分析。研究發現學生用以認知彼此之間階級和種族/族群差異的主要方式，其實是透過非正式的同儕階層(小黨派)及其對應種族/族群和階級認同所構成的文化風格來做區分。而不同的群體成員又有其相關的社會角色(包括了課程的選擇和課外活動)。這些課程和活動合併起來形塑了階級的未來，引導某些女孩進入四年的學院、有些人進入社區大學裡頭的職業課程、更有些人直接輟學進入低薪的工作。因此，雖然學校裡頭各個小黨派的成員不完全是由階級來做區分，不過群體類別(如學生妹、吸煙者等)裡卻鑲嵌著中產、勞工階級的特色，並導向不同的階級未來。Suki Ali (2003)也從後結構主義的立場探索、理論化女孩的多元性。她以一位混血女孩 Miranda 的故事敘說，對於本質傾向的認同理論提出質疑，指出主張某種特定種族背景一定會產生特定陰柔特質的理論已經不適用，並細緻探討種族、族群和階級如何交互作用共同生產「陰柔特質」。

回顧國外文獻，有意識將青少年視為主體、並且採用性別、種族、階級作為分析途徑的相關研究數量雖然不多，但至少對青少年認同做了歷時性的關注和跨越種族、階級的研究，並因此得以呈現出更為多元複雜的女孩形象。相較之下，國內以青少年為主體的研究卻相當貧乏，大部分研究仍侷限於醫學、護理學門與社工領域的研究取徑，以不幸少女或是非婚性行為所可能產生的性病與懷孕問題

² 原初階級指其父母的社經地位。

³ 操演階級指其在學校的階級表現，包括了學業成就、有沒有作功課、朋友的成員以及其相對應的風格。

作為研究主軸。儘管如此，越來越多具有女性主義觀點的性別研究，開始關注不同層面的青少年生活，分別探討青少年情愛關係（劉慧琪，2000）、輔育院少女的生活經驗與身體規訓（李昭蓉，2005）、青少年身體意象（劉育雯，2004；張佳玲，2005）等，這固然是個可喜的現象，但是在數量上仍須長足的累積才能將分析的觸角延伸到不同族群的青少年身上。

近來受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啟發，有些教育學門的研究者開始重視學生文化或是青少年流行文化中所蘊含的性別和階級意涵。例如黃淑君（2000）進入兩所社經地位截然不同的國中，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希望瞭解不同階級文化基礎底下，學生的同儕文化或互動中呈現何種性別身份認同。可惜的是，研究發現卻是順著階級的分野，呈現上優下劣、截然對比的兩種性別認同及文化，忽略同一個階級文化裡頭存在著的矛盾，或不同階級的相同之處。相似地，林兆衛（2002）和童琬芬（2002）分別在台北都會區兩所社經地位不同的國中，各挑選一個班級作為研究現場，並以問卷調查、參與觀察、半結構訪談的方式，進行不同階級學生對於偶像崇拜和漫畫閱讀的文化研究。研究結果顯示中上階級學生比較流行閱讀漫畫，不但文本的生產力較為豐富，對於漫畫中的意識型態也較有抗拒式的解讀；勞工階級學生則比較流行偶像崇拜，不但購買較多偶像商品，休閒生活也較以偶像為中心，在性別意涵部分則發現不論漫畫迷或偶像迷，均以女生居多，而中上階級女生所喜愛的漫畫類型較為彈性，勞工階級女生則較具性別刻板印象。

整體而言，這類先鋒性研究，重視性別和階級的分析，並且企圖累積本土的比較性階級研究，以建構屬於本土的階級、性別文化研究理論，其用意頗佳。不過，研究結果每每容易顯示過於整全式與再製論的觀點，將中上階級描述為具有較優越文化價值的群體，勞工階級則相對於中上階級，擁有較刻板的性別觀念或文化喜好。這樣不只容易忽略同一個階級群體裡的歧異性，也等於在強化勞工階級文化比中上階級文化低劣的刻板印象。為了避免複製類似的論述，本研究在呈現這些叛逆青少年的性別認同時，著重分析認同背後交織的階級或種族動力，如何導致她們形構出目前的認同形式，以避免污名化這些邊緣青少年的認同。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的民族誌取向，呈現兩位叛逆青少年的主體觀點與生活經驗。2004年初，透過西街國中輔導老師的協助，我以認輔老師的身份認識了閻王和小宣這兩位被校方定義為需要高關懷的「問題」女學生。經過第一次的會談，我就向她們表明自己的研究者身份，並且提出研究的邀約。或許是因為她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經常受到主流社會的貶抑，也很少有具「身份地位」的成人，會對她們的生活世界感到興趣，並且慎重其事地要以她們的生活經驗作為研究的題材，所以她們都很高興地立即答應，並且將這個邀約視為一種榮耀的象徵，因此我們很快就建立了研究伙伴的關係。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的研究關係也隨著彼此熟悉度、信任感的增長而漸入佳境。最明顯的例子是，研究初期，她們都比較喜歡談一些值得誇耀的事蹟，可是對於那些不快樂、傷痛的回憶、甚至是有損尊嚴

的事情，她們就比較避而不談，而且只願意在學校輔導室作訪談，不願讓我進入她們在校外的生活世界。不過，到了研究後期，她們卻很主動向我坦露一些之前含糊帶過或隱瞞不提的情節，也願意帶我參與她們在校外的生活，這表示她們到後來已經將我當成一個值得信任的朋友來看待，而非僅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間的關係。研究過程中，我也恪守保密和互惠的原則，在她們所提供的訊息中，只要沒有危害到她們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安全，我都會幫她們保守秘密，研究結果也都採化名處理。為了回饋她們對我的信任，我除了是個研究者的角色之外，還盡量將自己的優勢位置（比她們年長、高學歷、研究者）轉化為可以「利益」她們的資源，經常主動提供她們所需的支援和協助，例如向她們說明中輟復學的相關法規、陪伴她們去面試、找工作、幫她們分析未來的出路等。

在資料蒐集方法上，主要採深度訪談的方式，同時輔以校外生活的參與觀察。我剛認識閻王和小宣的時候，她們正值國二下學期，由於她們從開學以來已經一個月沒有到校，於是被學校通報為中輟生，當我進入田野時，她們正在辦理復學手續，試圖回到學校上課。根據學校不成文的規定，為了避免中輟生在離校期間沾惹不良習氣「影響」、「帶壞」同學，辦理復學的過程中，她們必須先通過一段「觀察期」。⁴在這段期間內，她們不被允許進入教室、只能待在訓導處或輔導室被觀察、輔導或者是看書、睡覺，下課時也不能跟同學說話，最後再由訓導處、輔導室共同確定這些中輟生的行為舉止、生活作息、服裝儀容可以遵守學生的本分之後，再會同班導師同意，才能讓她們重新進入教室。由於處於「觀察期」這段時間，她們只能待在輔導室，不能進入教室大樓，所以在學校的時間，我也只能和她們一起待在輔導室，不能逾越這個活動範圍。再者，研究初期，女孩們和我還沒建立深厚的信任關係，所以她們並沒有立刻答應我在放學後或者在校外和她們一起活動。因此，研究初期我都是在學校輔導室的諮商間採用一對一深度訪談的方式。到了研究後期，我再度提出希望能有機會在校外和她們見面，或是看看她們在校外的生活，例如打工場所、或是常去玩樂、消磨時間的地方，她們都答應了。因此研究後期所蒐集的觀察資料，可以補足之前只有訪談而沒有參與觀察的遺憾。

為期七個月的資料收集過程中，閻王與小宣個別接受過十五、十一次的正式訪談，每次訪談長度不一，至少一小時，也常因為聊得起勁而超過三小時。訪談內容包括她們的愛情、友誼、學校、幫派、工作、家庭、流行文化、以及對未來的期望等，盡量涵蓋她們生活的各個層面。Mishler(1986)認為傳統半結構式的訪談，很難容許受訪者敘說故事，唯有非結構性的訪談才能讓受訪者自由地敘說故事。因此，我幾乎都是採取開放式的問題，例如：「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妳最近在幹嘛阿？」、「假日在做些什麼？去哪玩？」等開放性的提問方式，讓

⁴ 依據「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學生返校復學時，應由「中輟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小組」評估學生狀況，做適切之安置措施，學校也有義務積極協助輔導復學。但是，有些學校擔心中輟生在中輟期間已經沾染上不良習氣或結交幫派份子，回到校園後會造成管理上的困難，甚至可能帶壞其他學生。因此，它們會利用法令的模糊地帶，發展出各種柔性拒絕學生復學的手段，「觀察期」的存在就是其中之一。

受訪者有較多的掌控空間，決定她們要講什麼？想講什麼？有時，當她們停頓下來或覺得已經講完時，我也會再針對剛剛她們所敘說的事件，提出一些問題，以澄清不確定之處，同時我發現提問還可以不斷促使對話的進展，以鼓勵她們盡量採「敘事化」(narrativization)的方式敘說其經驗與事件。如果想要瞭解一些比較抽象的觀點時，我也會透過一些具體事件和情境的引導，再順勢詢問她們的感覺與想法。所有訪談過程都以錄音機全程錄下對話內容，再繕打成逐字稿，事後也有作訪談筆記，以記錄研究省思和錄音無法記錄到的細節。參與觀察的部分則比較隨機，由於小宣國三時轉學到中途學校後時間較為彈性，我們常一起去網咖、小吃店或待在她家等。閻王則因為放學後要去小吃店打工，比較沒有閒暇時間和我出外閒晃，不過我偶爾會用摩托車接送她去打工，到她打工的小吃店找她聊天，順便進行觀察。整體而言，在參與觀察的次數上，小宣遠多過於閻王。

肆、那群青少女哪吒的生活世界

一、故事發生的場景

(一) 官方社會：西街國中

西街國中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中型學校，⁵位於都市中心的老舊社區。走進這個社區，就可以從周遭老舊凌亂的低矮建築、以加工業和汽車工廠為主的店面型態、錯置在巷弄間大大小小的廟宮、還有路邊行人的穿著、語言，很快辨識出附近是以勞工階級為主要的人口組成。根據學校老師的描述，該校學生家長的職業多半是附近市場、夜市、鬧區的小販，因為忙於生計，很少有心力照顧孩子。同時因為該地早期開發時以商業買賣為主的經濟型態、容易產生地盤糾紛，加上現金大量流動交易的特色，造成該地長期為各方角頭勢力所盤據。由於這個地區的幫派勢力非常活躍，學生加入幫派、打架、吸毒、犯罪的情況十分普遍，因此西街國中的學生是出了名的不好帶，除了正式教育體系以外，也是社工團體、教會機構服務的重點，他們會在幫派份子和中輟生習慣聚會的特定場所附近設立服務站，固定與學校合作進入校園實施生涯教育或是團體輔導，所以除了學校老師之外，也可常看到不同組織的社工人員或是警局的少年警察隊在學校進出。

(二) 地下社會：角頭勢力

由於這個區域與幫派結緣頗深，因此有時學生父母或親族本身可能就具有黑道背景，代代相傳的結果，學生的人際網絡或同儕文化其實深受他們所屬親族派系的影響，例如我剛開始進入這個學校時，因為觀摩一位輔導老師上課而認識了三年級的大哥，以大尾為首的四人幫，有一天當我在輔導室遇到蹺課的他們時，他們好奇地問起我的身份和研究內容，我說我想要瞭解西街國中的學生文化，這時大尾很快地就反應說：「喔！你如果要瞭解西街國中，那就要從我們的黑道背景開始瞭解起。」(田野筆記 930319) 後來，大尾等四人幫就開始幫我惡補西街

⁵ 西街國中創校至今約五十年左右，總班級數超過八十班，另附設國中補校。

的地下社會，他指出現在校內的角頭有兩個，一個是他自己，這派稱為大尾幫；另一個已經帶回家管教了，稱之為阿達幫。由於他們倆人分屬於不同派系的角頭勢力，再加上一山不容二虎的心態，從國中開始就是死對頭。現在西街國中裡頭，各有一群支持他們的勢力，彼此經常看對方不順眼、私下相互較勁。等到認識小宣和閻王之後，我也發現她們的生活世界的確都環繞著這個地下社會運轉，學校的師長、秩序、同學、成績等，反而不是她們關注的重點。

二、誰是青少女哪吒⁶？

2004年，當我認識閻王和小宣時，她們14歲，正值國二下學期。在學校，因為打架、恐嚇、勒索、蹺課、用藥、不遵守服裝儀容規定等行為表現而成為有名的「問題學生」；在校外，她們擁有龐大的社會網絡、交遊廣闊、認識幫派份子、以豐富的感情經歷自豪。在一般人眼中，她們可能是所謂的「壞學生」或「不良少女」，不過她們稱呼自己為「愛玩的」、「在玩的」，用以區隔自己和學校那些「乖乖牌」女生的不同（訪談930322）。「在玩的」或「愛玩的」這個自我指稱，同時也傳達出她們覺得自己比起「只會讀書」、「生活乏味」的乖乖牌女生，擁有較為有趣的生活世界、寬廣的行動空間以及豐富的社會經驗。而我也被她們敢於挑戰權威、使壞、甚至展現強悍的陽剛氣質，這些截然不同於主流青少年論述中所描述的「精神纏足」意象所吸引，進而想要瞭解這種很少被主流性別研究所關注的認同形構。不過，她們在言談之間偶爾也會不經意地使用「壞」或「壞學生」這類負面的詞彙來描述自己。不論這是受到社會刻板印象的影響，或是她們自己真的這樣覺得，不可避免地她們可以感受到主流社會對於她們的歧視態度，也或多或少內化了整個社會看待她們的眼光。以下分別介紹閻王和小宣的背景資料。

（一）閻王

「閻王」⁷這個名字，是閻王在外面混時，闖出來的名號。這個外號的由來是因為她的外型看來瘦小黝黑，與民間傳說中某位掌管地獄鬼魂的男性王爺十分相似。而且據閻王所言，在外面混時只要報出她的名號就可以嚇到對方，所以大家都叫她這個外號，而非原來那個聽來乖順、女性化的名字。研究初期，閻王很喜歡跟我談論她在外面的豐功偉業，卻不太喜歡提到她的家庭背景。有時，我問到她父母的職業，她會以「不知道」含糊帶過，或是說：媽媽在附近的宮廟打雜，再想追問詳情，她又說不知道了。不過從其他訪談內容可以推敲得出她的家境不是很好，因為她常常會提到要「ㄅㄨㄣ 錢」（想辦法弄錢）或是未來想讀職業學校，可是因為她只考得上私立學校，學費太貴念不起的困境。到了研究後期，隨著我們之間信任關係的進展，她開始會主動告訴我，她媽媽不識字，可是卻很厲害，懂得如何去申請各種社會福利金；因為家裡沒錢，媽媽曾去茶店陪酒；或

⁶ 稱呼她們為「青少女哪吒」，乃是取哪吒在神話故事中反抗父權象徵秩序的意象作為隱喻，希望藉此表徵研究參與者的叛逆特質，同時又不至於承載過多的負面價值判斷。

⁷ 「閻王」是我幫她取的化名，不過她真實的外號，也是取自一位掌管地域鬼魂的男性王爺名稱。

是談到她爸爸有在賣六合彩和大家樂，被抓進牢裡好幾次，也曾因為付不出贏家的獎金，必須四處躲債度日。這使得我瞭解到閻王初期之所以不願意談論她的家人，或許是因為她深刻體認到家人維生的方式，在主流社會裡頭是被認為可恥和違法的，如果說出來，很可能會遭到鄙視和批評，所以她很不願意讓別人知道她家裡的狀況，由此可以想像她過去曾經承受過多少階級的隱性傷害。同樣地，閻王也對於自己傳承自母親的原住民血統感到很羞恥。事實上，我是在她主動提到這件事時，才驚訝地發現原來她有原住民的血統，因為在外表上，閻王和漢人並沒有很大的差別，可是她卻一直覺得自己的膚色太黑，彷彿別人會從她的膚色察覺她是原住民這件事。訪談過程中，閻王一直對她的原住民身份表達出很強烈的不認同情緒，也批評她的母系親族很野蠻、落後、不衛生等。這些關於種族認同的負面情緒，有很大部分是因為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持有的刻板印象和歧視態度所致。閻王曾經提到小學第一次打架，就是因為一位男同學一直叫她：「番啊」、「番啊」，氣得她跟他大打出手。國中時，也因為班導無心地在全班面前透露了她的原住民身份，使得她一直無法釋懷，對她來說，這是一個需要保守埋藏的秘密，她不想提起、也不願意別人知道。閻王還有一個姊姊目前在酒店工作，由於姊姊以前也是學校的大姊頭，兩人都是靠自己闖出名聲，所以她和姊姊的感情很好，常會互相交流街頭生存的技巧。閻王剛開始常提到姊姊有位男友，可是她的男友還有一位正牌女友，所以姊姊算是人家的「小老婆」，而且那位男友還是靠正牌女友供養的「小白臉」。到了研究後期，可能因為感受到我對同志議題的友善態度，她才告訴我姊姊的男友其實是「女生」，只是她是「男性化的那種」。研究過程中，每次從「事實」的隱瞞到揭露，我常常有很心疼的感覺，心疼因為社會強加的污名、標籤，使她這麼小就得背負著巨大的羞恥感和罪惡感。因此，表面上看來，閻王雖然很強悍甚至是兇狠，但我也深切感受到她的另一面其實是個非常敏感、成熟的孩子，因為敏感於主流社會對於階級、種族、性傾向的偏見和歧視，所以她必須很辛苦地隱藏許多自己覺得不光彩的事情，甚至以更強悍的方式來武裝自己，以贏回那些被挫傷的尊嚴。

當我問起她從小到大的轉變，很令人訝異的是，她國小時曾經是資優生，而且鋼琴彈得很好、還得過獎狀。她自承最大的轉變發生在國中，因為國一下學期時，愛上一個三年級的大哥，為了要融入他的生活及朋友圈，自己也開始「變壞」，跟著抽煙、喝酒、蹺課，即便後來兩人分手，閻王為了氣他，故意讓自己過著更加放浪形骸的生活，於是便加入阿達幫，開始嗑藥、蹺家、蹺課，也因為這樣而需要大量的金錢，國二上學期，由閻王帶頭勒索、恐嚇、打架、賣藥等風波頻傳，西街國中差點要將她強迫轉學，後來因為媽媽向校方表達堅持不轉校的意願，才得以繼續留在原校。因為缺錢、也因為認識地方角頭勢力的關係，她常跟著家將團的陣頭出陣，在裡頭擔任打鼓的工作，有時也會在小吃店打工、當服務生，賺取微薄的零用錢。⁸當我認識閻王時，她正值國二下學期，寒假期間因為在公園

⁸ 因為閻王還未成年，商店依法規定不可以雇用童工，但許多雇主為了節省人力支出，通常會支付她們較正常工資還低的薪水，非法雇用她們。

間晃，遇到一群幫派份子搭訕，因而開始和其中一位男性小毛交往，並且從阿達幫跳槽加入小毛所屬的幫派。開學後，小毛因為還是夜校的學生，晚上要上課，白天要去加油站打工，可以陪閻王玩的時間只有晚上下課以後，也就是半夜到凌晨的時間，所以寒假過後剛開學那段時間，閻王因為晚上都和男友一起玩到凌晨三、四點，早上爬不起來，就中輟了一個多月，直到三月中才開始辦理復學。

（二）小宣

小宣的爸媽都是閩南人，在小宣很小的時候就已經離婚。小時候，爸爸在空軍服役，收入豐厚，她又是家中唯一的小孩，家人都把她捧在手心上疼愛，還在襁褓時期的她，就已經跟著爸媽去過美國的迪斯奈樂園，可以想像當時家境的富裕優渥。每當追憶起童年生活的幸福甜蜜時，小宣最喜歡拿出一本本厚重的家庭相簿，邊翻閱邊追憶小時候的點點滴滴，裡頭每一張照片都經過媽媽的手工剪貼、設計花邊、一旁還用美術字加上旁白、記錄事件發生的時地，看著她小心翼翼捧著相本、得意展示的樣子，我知道那疊相本珍藏著她最幸福美好的童年回憶。可惜好景不常，當她爸爸從軍隊退伍之後，因為投資生意失敗，花光了所有積蓄，家裡的經濟頓時陷入困境，最後因為爸爸的外遇，造成父母離婚，小宣便跟著媽媽一起生活。小宣的媽媽是個醫院護士，一份微薄的薪水加上長時間的工作時數，很難照顧年紀還小的小宣。所幸外公外婆住在附近，開了一間洗衣店，擁有一些積蓄，不時會伸出援手幫助她們，也會幫忙看顧小宣。小宣五、六歲時媽媽再婚，和繼父生了一個妹妹，和小宣相差六歲。小宣很疼愛這個同母異父的妹妹，不過因為繼父和媽媽的感情時好時壞，吵架時，兩人會有肢體衝突、小宣因此認定繼父欺負媽媽，加上繼父不但很少拿錢回家，還因為做生意的緣故而向媽媽借錢，導致媽媽的負債，所以她總是恨恨地稱呼他「吳先生」、「那個人」，拒絕叫他爸爸，兩人關係也因此陷入僵局。影響所及，小宣越來越討厭回去有吳先生在的家，後來即使在小宣國三時，媽媽正式和吳先生辦理離婚手續，小宣還是很少回家。以小宣的家庭結構來說，媽媽所從事的護士工作從傳統階級分類看起來，雖然是屬於中產階級的類別，不過如果考量到因為離婚所帶來的經濟資本的流失，再加上，護士又是一個典型的「女性化」工作，由於職場的性別歧視使然，使得這份主要由女性所從事的半技術性工作，實際上已經變成一種工時長、薪資低、流動率大的職業，就不能再以傳統的「固定式階級分類學」(fixed class taxonomy)⁹來作解釋。因此，我將小宣家庭的階級屬性界定為勞工階級，比較能貼近她們家的真實處境。

⁹ Bettie (2003: 193-194)曾對「固定式階級分類學」(fixed class taxonomy)提出批評，她認為將階級視為一種穩定的人口變項，雖然有其分析上的好處，可以幫助吾人思索個人階級位置當下的固定狀況，但事實上階級應是一種持續在轉變和形構中的過程。尤其自二十世紀以來，家庭和性別的革命，促使女性高度參與勞動市場、婚姻相較於過往變得更具自願性、離婚、重組家庭、以及繼父或繼母的情況更為普遍，家庭組成的流動性，造成女性的經濟資源也跟著產生變動，這時傳統穩定的階級分類很明顯就無法解釋她們實際上的經濟處境。再者，Bettie 也提醒吾人對於階級的分析必須要考量到性別結構、族群和性別不平等等因素，例如有色人種女性、有色人種男性和白人女性這三種人即使教育程度相當，在職場上，還是會獲得不同的經濟報酬。

小宣在學校裡頭最大的轉變發生在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她被編入一個以嚴格出名的老師所帶領的班級，當時學校正在招收田徑隊的隊員，小宣很想參加，可是導師怕學生參加田徑隊會荒廢課業，因此嚴禁全班學生加入。小宣不顧老師的阻止還是堅持參加，並且還擔任田徑隊隊長，因此，和導師展開一系列的對抗和衝突，甚至曾經在課堂上拿椅子砸老師，當然，小宣在那個學校從此也成為惡名昭彰的壞學生。國中時，在媽媽的苦心安排之下，特意讓她離家就讀一所昂貴的私立住宿學校—晴陽中學，希望她能因為脫離原先的環境而「變好」，可是小宣到了晴陽中學依然大小過不斷，國二便被迫轉學回到原先的學區西街國中。剛轉來西街國中時，閻王無意間發現自己當時的男朋友竟然還有另一個女朋友就是小宣，因此小宣轉學到西街國中第一天，閻王就帶人來堵小宣，兩人相約放學後要「冤家」(打架)，所幸小宣的乾姐一聽到這個消息也立刻帶人來支援，才弭平了一場可能的惡鬥。在那場衝突之後，小宣和閻王發現彼此都是敢衝、愛玩的人，在性情相投、互相欣賞之下，兩人反而變成好友，閻王帶著小宣加入她原先所屬的學校角頭派系中—阿達幫，她們一起出去玩、一起蹺課、蹺家、打架、照護彼此的安危。當我剛認識她們時，小宣和閻王一樣，剛認識外面的幫派份子，並且和這群幫派份子的大哥—超哥，剛成為男女朋友，為了和超哥多些時間相處，小宣從國二的寒假過後便沒有來上課，直到五月初才回校辦理復學，接受觀察。

伍、研究發現

本文的分析焦點著重在這些邊緣青少年的性別認同形構，不過這裡所指的認同不是心理學取徑的「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而是比較偏向「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的部分，它衍生自個人所參與在其中的各種生活關係，亦即關於作為個體的我們，如何將自己放置在我們所生存於其中的社會方式，以及我們認知他者如何擺置我們的方式(Bradley, 1996: 24)。從社會認同的面向來看，認同形構(identity formation)所指的是人們如何透過與他者相關的方式看待自己的過程(Weis, 1990: 3)。既然性別可被視為一種關係性的認同(relational identity)，那麼它不該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和類屬，而是會展現在人與人的關係和互動中，存在於情境脈絡中的動態過程，所以這個部分的研究發現，我是以她們周遭的日常生活事件為基礎，從中離析出帶有性別意涵的線索，以解釋她們在性別關係中的自我定位和建構過程。

一、顛覆「好女孩」、「壞」出陽剛味

第一次見到閻王時，我實在很難相信她就是學校師長口中那個惡名昭彰的「壞學生」，因為她的身材非常瘦小，一副弱不禁風的樣子，寬大的制服掛在她瘦弱嬌小的身軀上，顯得有些不搭調。仔細端詳她的臉孔，可以發現她的五官輪廓很深，一雙會電人的大眼睛咕嚕嚕地轉著，下眼瞼像畫了黑眼線般地立體，修長的指甲上塗了桃紅色的指甲油，斑駁的顏色顯示出已經有好幾天沒補塗了。比

較特別的地方是，當時她的耳朵上穿著一根「飾品」，不過因為我有輕微的近視，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我想大概是最新的一種流行，便隨口問：「你耳朵上那是什麼？」她說：「棉花棒阿！」我當時嚇了一大跳！什麼？不是耳飾嗎？她立刻將耳朵上的那根東西拿下來，證明真的是棉花棒後，我驚魂未定地說：「怎麼這麼粗的一根東西可以掛在耳朵上穿梭自如呢？」她很稀鬆平常地說：「就是棉花棒的棒子嘛！」我說：「喔！你們都會戴這個喔？」她接著解釋她還可以「戴」梳子，要梳頭時就可以直接梳，都不用「帶」梳子。接著她又敘述她的朋友們穿的洞比她更多，有的穿在耳骨，有的穿一整排，而且耳洞越大越好、越多越好（田野筆記 930318）。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閻王的另類身體美學。過了幾週之後見到小宣，小宣同樣長得清秀端正，體型比閻王高大，講起話來卻天真爛漫，看過她在校外化妝打扮後的照片，又有一種超齡的成熟美，很難想像她其實還未成年。聊天的過程中，一開始我還以為她口中含著糖果之類的東西，舌頭一直不自覺地會去捲撥，一問才知，原來她前陣子剛去穿了舌環，伸出舌頭給我看，閃閃亮亮。聽她稀鬆平常地描述穿舌環的血腥過程，一向怕痛的我不禁暗冒冷汗、直打哆嗦。講完自己穿舌環的過程，又接著興致高昂地描述了朋友們在身體上所發揮的各種創意。我好奇地問道「那打洞的話，你覺得打哪裡最炫？」小宣回答道：「你是說耳朵的話，耳朵的話是裡面，因為裡面不太有人敢打。很痛，而且比較容易發炎」我順著這個邏輯，依此類推：「所以是不是一般人越難打成功的，然後你打成功了，那就越炫？」小宣說：「你要保養好，而且你要不怕痛，因為很多人怕痛所以不敢打」接著她講了很多因為發炎失敗的例子，並且強調自己的體質不會發炎。聊到了刺青，我又問：「那你覺得最炫的是刺哪裡？」小宣想了想說：「脖子後面，很多刺脖子後面，女生，尤其女生，這邊最痛，很好看」（訪談 930507）。

閻王和小宣在描述「好看」或「炫」的定義時，「痛」是最常被提起的字眼，痛過之後，還要有辦法通過種種發炎、感染的可能以證明你擁有異於常人的強壯體質，經過這些肉體的粹煉，才得以展示酷炫的美學。小宣和閻王她們所追求的——有能耐忍受皮肉痛苦、才代表夠酷、夠炫的另類美學，當然不是每個年輕女孩都會認同的美麗標準，也不會只是美貌迷思在作祟。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次文化的品味、風格和其群體的階級、種族背景都脫不了干係。因此，她們另類的美學象徵意義系統其實體現了勞工階級所崇尚的陽剛文化，和以肉體做為交鋒戰場的文化慣習。除了在身體上打洞之外，她們都曾經染著一頭金髮到學校，故意走到訓導處前面晃來晃去，以表示她們對於權威的輕蔑，在服裝儀容限制重重的校園裡，在指甲擦上醒目的顏色、戴手鍊、耳飾、舌環，表示自己的特立獨行。某方面來說，她們特異的外表，不止挑釁了學校權威，更重要的是，在學校這個符應中產階級價值的公共空間，標舉展示她們不同於主流的美學形式，使得她們因此得以將自己和「好女孩」、「乖乖牌」區隔開來。如同 Bettie (2003) 的研究發現，勞工階級的女生會創造另類的象徵資源，以贏回失去的尊嚴。

如果說用功讀書、聽話、乖順，這些陰柔特質是好女孩、乖乖牌所追求的成

就，那麼作為一個不同於好學生的認同，追求的成就是什麼呢？對閻王和小宣而言，她們的偉大成就理所當然地就是和陰柔特質完全相反的：陽剛特質。一開始，看到閻王嬌小的個子，第一個浮上我心頭的想法就是：「天啊，她這麼瘦小，能夠帶頭打架嗎？」然而，話匣子一開，她卻興致高昂地列舉出自己的英勇事蹟，彷彿急於向我證明：她到底有多壞！

我：那妳是怎麼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

閻王：我國一是有名聲，國二變很壞。

我：怎樣是很壞？

閻王：會染全頭的金髮，穿便服走到訓導處，還會整轉學生，因為我要帶其他人練習怎樣整人。還勒索一個班的學生，當時整層的人都圍過來，都有看到，可是我嗆聲說：誰敢講出去就讓他在西街待不下去，結果真的沒人敢講，到現在學校都不知道有這件事情（田野筆記 930318）。

從閻王急於炫耀的語氣和引以為豪的態度，很明顯地她很自傲於這些「壞行為」，因為這代表著她有多麼強悍。此外，「敢衝」也是她們常常掛在嘴邊的一個讚美詞；相反地，「俗辣」則是最低賤的一種特質。有一天，閻王和弟弟在家裡玩摔角遊戲，弟弟無意間罵了一句：「臭束啦你！」（膽小鬼）閻王一聽火大，立刻一拳朝他鼻子轟過去。事後她解釋道：「我最討厭人家說這一句話了，因為在外面冤家不能被人家說是臭束啊！」（訪談 30326）由此可見，閻王多麼重視面子、尊嚴、敢衝、有種，這些構成陽剛氣概不可或缺的元素。由於她的暴力和強悍，她因此獲得這個聽了會令人肅然起敬的外號——「閻王」。有趣的是，她的同學朋友都稱呼她「閻王」，而不叫她原本比較女性化的本名，以表示對她的尊敬。她還曾經模仿男性同學、學弟或「弟啊」（男性手下）看到她時，如何畢恭畢敬邊低頭敬禮，邊喊「閻王」的姿態給我看。很顯然地，閻王很享受被稱呼為「閻王」的感覺。對閻王來說，一個瘦小的女孩可以在一個尊崇陽剛氣質的同儕社群裡頭，獲得一個陽剛、威嚇意味十足的外號，代表她的確在這個社群中取得了相當的地位和成就。同樣地，小宣也很喜歡向我炫耀她的光榮事蹟。在她提到的事蹟中，有一件令我最訝異的事就是：小宣還在晴陽中學讀國一時，有位學姊因為發現自己的男友喜歡小宣，便一直找小宣麻煩，有一次學姊帶一群人把她叫到頂樓談判，本來是命令一堆人押著小宣，然後學姊拿起小刀打算劃花她的臉，最後在一陣混戰後，反而變成小宣用那支刀子劃傷學姊的臉，學姊因此破相，這個事件最後變成小宣用來誇耀自己有多麼勇猛、多麼會打架的證據。藉著表現出勞工階級文化所崇尚的「強悍」、「敢衝」等陽剛氣概，閻王和小宣感受到自己變得有權力並且受人尊敬，她們的反叛行為也顛覆了傳統文化對於「女孩」的期待，並打斷女孩與「陰柔特質」（femininity）之間的對應關係。

二、所有在玩的女孩都是（感情）輸家

儘管她們在學校非常地強悍，讓我很驚訝的是在她們的感情關係中，她們卻都一致認為女生都是「輸家」，並且在親密關係中扮演傳統「陰柔化」的角色。如閻王所言：

閻王：對啊，因為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輸在感情那邊，我覺得每一個在玩的女生都是輸在感情。

我：喔？（驚訝貌）你們這些人就是敗在感情？

閻王：對對對。像很多人就是為了感情而放棄去玩。

我：會喔？

閻王：很多喔！

我：因為你們不是蠻愛玩的？

閻王：很愛玩啊！有些肯為男朋友戒煙啊，戒酒啦，然後不蹺課啦那些，然後就慢慢歸好。

我：喔，要變好變壞都是因為男朋友。

閻王：嗯。

閻王：像我這個男朋友就是他要我回來上課啊，我也是回來上課。然後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他如果沒有要我去打那個女的，我很少自己去打啦。很少，除非是她惹到我，要不然別人的事我是不會去幫的（訪談 930322）。

從閻王描述自己談戀愛後的改變可以發現，她所謂的「輸」在感情，有一部分指的是她們由「愛玩」（行動範圍廣大、敢於冒險求新）轉變成甘願「放棄去玩」（行動範圍受限、消極被動）的過程。同樣地，小宣也有因為交了男朋友而「變乖」的經驗：

小宣：可是很多人都說女生叛逆就是因為交男朋友，因為就是會變得喜歡在外面跟男朋友在一起。

我：那妳覺得是因為這樣嗎？

小宣：我還沒認識他我就這樣了。

我：那妳覺得女生反而是因為談戀愛以後？

小宣：才會變乖，可是會比較常跟男朋友膩在一起，比較不會那麼愛玩，不會玩那麼瘋。

小宣和閻王在學校努力表現強悍、敢衝等陽剛特質，因而可以「贏得」同儕團體間的地位，和被學校教育斲傷的尊嚴，但是，她們在親密關係裡頭卻都不約而同地「輸掉」權能感，表現出順服、聽話、乖巧等陰柔特質。最明顯的反差就出現在安全性行為這件事上，她們大部分都沒有辦法強迫男友戴上保險套。

閻王：我跟王志偉的話避孕都是體外。

我：啊！這樣不是很危險。

閻王：危險啊，可是好險都沒有中過。

我：那妳都不會擔心嗎？

閻王：因為還好勒，剛開始我會擔心，不知道為什麼每個月月經都還是會來。

我：所以為什麼不乾脆就事前先避孕啊？

閻王：事前避喔，不知道要怎麼避，是知道啦，保險套嘛對不對，可是保險套有時候會不想戴，不知道為什麼。

我：是對方不想戴嗎？

閻王：對對對。

我：妳有要求過他戴嗎？

閻王：有時候。

我：可是他通常都會拒絕？

閻王：對對對。

我：阿妳不會跟他盧？

閻王：我有跟他盧啊，然後他是有帶，可是他會偷拔掉。

我：啊，喔（失望貌）！

閻王：對啊。

許多男孩認為戴保險套會比較沒有感覺，所以不愛戴，不過不想戴就可以不顧女孩的感受，以及可能發生的風險而不戴，不可否認地也代表了有權駕馭女孩，或者敢於冒險的象徵，亦即一種具有男子氣概的行為。相對地，講到親密關係中的無力與無奈，閻王的聲音語調明顯地變得微弱和缺乏自信，和之前大聲談笑在學校發生的英勇事蹟，判若兩人，此時的閻王彷彿被摘下具有魔法的光環，回到「乖女孩」的位置。針對這個截然不同的反差，閻王也有自己的解釋：

我：我本來覺得你們應該都是很恰、很有自主性的女生。

閻王：還好啦！

我：可是跟男生在一起好像還是會就是比較像小女人，妳覺得會不會？

閻王：對對對。然後平常的話，平常在學校的話，當然要很凶啊，如果不凶的話，妳的地位隨時會被佔走啊。

我：可是只要妳遇到感情的事，妳就還是會聽男朋友的？

閻王：對啊（訪談 930322）。

「在學校必須很兇，不然地位會被搶走」，閻王的思路反映了一種實用主義

的邏輯，也引發我進一步去思考，那麼「在感情中要聽話」，背後又有什麼樣的權力政治和結構因素在交錯運作呢？雖然在親密關係這個面向，她們看起來非常傳統和無力，可是另一方面，我也發現她們都很清楚與有權勢的幫派份子在一起，所伴隨而來的諸多好處。

三、「大哥的女人」作為一種有力的社會資本

雖然她們在親密關係中變得乖順、無力，可是她們同時也很清楚一段關係所能帶來的諸多利益，例如金錢、地位和保護等。不同於 McRobbie (1977, 1978) 研究裡頭的女孩，閻王和小宣的愛並不只是環繞著浪漫的幻想和對婚姻的期待，她們非常小心地選擇男友。例如，在認識她們不久之後，我便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女孩大多是某個大哥的女人；越出名的「壞女孩」背後的那個男人通常也越大尾。¹⁰一開始，我只想到會不會是環境的因素，才導致這些女孩的男友同質性這麼高。但是，閻王的話提醒我，對於遊走在黑白兩道的幫派組織來說，愛情的確是建立彼此信任關係的重要媒介。

我：妳只要在那個環境應該很容易和裡面的人在一起吧？

閻王：對，很容易，而且妳要讓那種什麼關係都沒有的女生進來，除非是，妳們的妹啊，妳帶的小妹，然後讓她們有機會再介紹給別的男生。

我：所以你們其實也會用愛情來鞏固彼此的信任關係。

閻王：對啊（訪談 930322）。

對勞工階級女孩而言，她們缺乏學校主流教育所需要的文化資本，參加幫派是最具文化相近性的成功捷徑，然而，幫派傳統以來就是個男性主導、男尊女卑的群體，對一個女孩而言，即使她敢衝、夠強，也不太可能單憑自己的能力就進入這個以兄弟關係為主要集結方式的男性社群，甚至佔有一席之地。所以，在幫派裡頭，和男性發展異性戀愛情關係，變成她們重要的社會資本，可以幫助她們進入幫派、獲得幫派裡頭其他男性的尊敬，除此之外，還有諸如金錢、地位和保護等好處。例如有一天，閻王聊起最近在幫某位大哥介紹女朋友，而且她強調那個男生是「玩得很兇」那種人，我不禁用懷疑的口氣問她：「那那個女生會願意嗎？」，閻王立刻自信滿滿地說：「現在那一個女生不貪大尾的、大尾又有錢」。如果牽線牽成功，其他後續的好處更是少不了：

閻王：就像我現在在找正的女生，讓他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帶進來。或許我把她們帶進來，哪個小頭頭看上眼，我也有好處。人家會覺得，「妳牽的這個很讚，「阿有沒有再多一點。所以妳通常要這樣子的話，人際關係一定要夠好（訪談 930322）。

¹⁰ 「大尾」（台語）是指他們在角頭勢力或是幫派中，通常佔有一席之地，被人家尊稱為某哥之類的。

小宣交往過的歷任男友，也都是響叮噠的「ㄉㄨㄨㄚˊ 頭ㄟ」(帶頭大哥)，即使已經分手，憑藉過往的情誼，小宣如果身處以前男友的勢力範圍，別人還是會敬她三分。

我：阿妳有朋友讀那間對不對？

小宣：有，我以前有兩個男朋友讀那裡。

我：喔，那他們跟你講那個學校很好是不是？

小宣：不是啦，我男朋友，他現在十六歲，他就等於剛畢業那種，跟王志偉一樣大，他那時候是東方國中ㄉㄨㄨㄚˊ 頭ㄟ，到現在還有很多人認識他。

我：那如果你那時候去讀那間的話不就。

小宣：其實現在去讀也是沒有人敢對我怎樣。

我：因為他名聲還在？

小宣：我現在跟他分了啦，可是他說如果我轉去那邊的話有事就跟他講，因為他在學校裡面玩，一定下面有學弟是他帶那種，然後現在升上來三年級，也會變成是學校的頭，對啊（訪談 930504）！

愛情和權力、金錢、階級之間難以切割的關係，或許不是一件新鮮事，不過如同 Bettie (2003: 93)所言：「身體長期以來都是地位不利族群或是勞工階級女性唯一擁有的本錢。」相似地，對閻王和小宣來說，缺乏其他學校認可的資本，她們只能運用她們的美貌做為一種本錢以獲取異性戀愛情關係，並藉此提升她們的地位。只是，如同先前所提到的，她們的男友通常是所謂的「大哥」，如同這些勞工階級女孩，這些男孩多數來自勞工階級家庭，他們貶抑學校課業、崇尚反學校文化，他們也都積極參與幫派活動，因而能在幫派中擁有一定的地位。換言之，這些男孩可說是成長於「在混的」(laddishness)文化，並且擁抱「霸權性陽剛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ies) (Jackson, 2002) 成長的一群男孩。越強悍、越陽剛的男孩他們在幫派中擁有的地位越高。反之，越軟弱或越陰柔的男孩則會被幫派中的兄弟或女孩子貶抑、瞧不起。

閻王：其實我們在玩的女生，不會去選那種「小ㄉㄨㄨㄚˊ」的角色，因為妳會覺得跟他在一起很丟臉，就是妳男朋友會被人家「喊狗」(台語)，就是你做不對事情他會被打，他要被賞巴掌，很丟臉，所以通常我都不會選「弟啊」、「俗辣」型的那種（訪談 930322）。

根據閻王的說法，在玩的女孩不會選擇在幫派中地位太低的男孩當男友。這意味著她們選擇男友的品味傾向鍾情於那些地位越高、霸權性陽剛氣概越明顯的大哥。相反地，越不可能喜歡的是那些在傳統陽剛氣質位階中，表現較陰柔或不夠雄壯威武的男孩。只是，這種選擇男友的共同「品味」也為她們形塑了極為相

似的階級未來。如同《階級重聚》(Class Reunion, Weis, 2004)一書中的勞工階級女孩一般，她們的階級習性鼓勵她們「選擇」一個來自相似背景、崇尚相近價值的男孩，但是依賴這些重視或是維持霸權性陽剛氣概男孩的結果，往往也使得她們無法避免必須忍受歷史性鑲嵌在勞工階級男性文化裡頭的侵略性陽剛氣概、性別歧視的態度以及習性(habitus)(Bourdieu, 1993)。例如，她們必須很小心翼翼地經營她們的關係，包括在親密關係中扮演傳統女性化的角色以取悅她們的具有陽剛氣概的男友，同時也要忍受幫派中長期沿襲下來的性別分工、歧視和雙重標準。

四、充滿怨恨的姊妹情誼

從學校師長的角度來看，閻王和小宣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屬於同一個角頭派系、總是一起閒晃、一起蹺課、甚至一起逃家。然而，我後來才漸漸發現，她們的關係比師長們或局外人所想像的還要複雜許多。雖然她們很親密(這裡的親密是指她們的生活圈緊密重疊，時常同進同出，有小宣就有閻王，有閻王就有小宣)，我在她們的關係裡頭卻嗅聞不出所謂的「姊妹情誼」，相反地，她們對彼此的感覺充滿了敵意、妒忌和怨恨。在和我進行個別訪談的時候，只要提起對方，她們多半是以貶抑或不屑的口吻，向我訴說對方的不是。後來我才發現她們之間的關係之所以如此緊張，最主要的原因來自於：女孩們是根據她們男友在幫派中的地位來區分彼此的位階。因此女孩間的友誼很容易受到男友的地位影響。在閻王和小宣認識她們現任參與幫派的男友以前，在她們自己的角頭派系裡，閻王和小宣同輩份，但是當她們開始和現任男友交往，由於在身份位階上，小宣男友算是閻王男友的大哥，閻王自然就降格成為小宣的小妹。在強調陽剛氣質、階層化的幫派中，擁有較高地位的男性，必須負責提供他的男性部屬和他的女人經濟上的支援，既然小宣的男友是閻王男友的大哥，他自然有責任要提供其他三人住處、經濟上的支援和工作機會，而且小宣有了男友的經濟支持，也就有本錢再去收更多的妹啊、或是付給自己手下的妹啊更多零用錢。由於男友的緣故，小宣在女孩間的地位跟著水漲船高，因此也會為小宣和閻王間的關係帶來不少緊張的張力，競爭、敵意和怨恨充斥在她們原本單純的友誼之中。

另一方面，由於小宣和閻王的關係非常緊密，她們也都知道彼此的秘密和過往的性經驗。在她們自己的派系裡頭，這些過去的性經驗不會被嚴厲地評斷，有時甚至是用來炫耀的題材。然而，在一個以男性為主導的團體中，它們成為一種有力的工具，可以用來詆毀另一個女孩的性道德。因此小宣雖然已經打敗閻王(之前閻王也曾經向超哥主動示好)，正式成為超哥的女朋友，小宣還是常常感到不安和恐懼，深怕閻王會利用小宣的過去來破壞他們之間的感情：

小宣：因為我覺得，而且我本來是不打算講小明的事情，可是我覺得因為閻王會衝康這件事，我就說與其讓他從閻王那邊聽到，倒不如我先跟他講我們有發生過關係，而且從閻王那邊聽到的那個版本一定是很那個的，我說我就老實跟他講，免得到時候你閻王又扯我後腿，那時候就講不回來了。

我：ㄟ，你們不覺得你們這種朋友之間，就是大家都會？

小宣：我被以前衝康太多，就會這樣（訪談 930506）。

小宣提到的小明事件發生在她認識超哥以前，有一次在群體起鬨的壓力底下，小宣在半推半就的情況下，和小明發生性關係，小宣事後其實非常後悔，但又害怕在場知道這件事的人會把她的名聲講得很難聽，於是就勉為其難地當了小明一陣子的女朋友，沒想到現在小明變成超哥手下的小弟，小宣便一直害怕這件事會被閻王說出來，然後超哥會因此認為她是隨便的女人。由此可見，為了競逐成為大哥的女人，女孩們會轉為使用男性看待女性的標準，如雙重標準、貞操觀念，來監控和評價彼此的行為，結果使得女孩間反而很難基於相同性別的處境而發展真誠的友誼。

在競爭激烈的異性戀愛情中，美貌是競逐成為大哥的女人的一項必要條件。很自然地，「長得好看」就變成重要的身體資本，因為長得越漂亮越有機會兌換一份「有價值」的情感。閻王提到好幾次：「其實幫派裡面沒有女生長得醜的。」（訪談 930322）「在幫派中女生要長得漂亮才能生存」（田野筆記 930318），這再度證明了以男性為主導的幫派文化裡頭隱含的性別歧視，以及在這種文化底下，女孩必須以身體、美貌為本錢，競逐擁有權位男性的愛的現實處境。但或許美貌的競爭過於激烈殘酷，幫派中的女孩們儘管都很美麗，她們卻都一致認為自己是不美麗的。例如小宣總是抱怨自己太胖，需要減肥，事實上，就標準體重的換算值來看，她算是符合正常標準，並沒有過胖。可是無所不在的美貌競爭，總讓她備感壓力：

小宣：而且我覺得我跟閻王出去，我壓力很大。

我：會嗎？

小宣：因為男生好像都比較喜歡個頭小小的女生，她們很喜歡那種可以被保護的，然後我看起來就是根本不需要人家保護的那種（訪談 930506）。

而閻王雖然很瘦小，不需擔心胖瘦問題，她卻非常不滿自己傳承自原住民母親的膚色，常常抱怨自己皮膚太黑。傳承自原住民母親的深褐膚色，讓她總是擔心別人會一眼看穿她最感自卑的族裔出身。她們同時都用主流社會的規準，例如「白就是美」、「瘦就是美」來評價自己和彼此。儘管這個嚴苛的審美標準永遠沒有人可以達到，她們卻都知道對方最自卑的地方，並用這個標準來打擊對方的自信、詆毀對方的外表。只是，這種運用主流社會的價值標準來打擊對手的邏輯在兩人身上以不同方式運作。對小宣而言，她僅遭受了性別壓迫，就閻王而言，她還同時遭受了漢人審美標準下的種族壓迫。最終，女孩間不時彼此較勁的敵意和張力，使得基於相同階級和性別的團結顯得更為艱難，並將她們推向與傳統父權結構和種族歧視共謀的位置。

五、嚴苛的性道德

小宣和閻王擁有豐富的感情經驗、交過許多男朋友，敢在師長同學面前、辦公室、教室等公開場合大聲談笑露骨的性話題、描述性交過程等細節，使得學校師長同學很容易就將她們貼上「濫交」或「淫蕩」的負面標籤。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她們不但譴責濫交、同時還建構出一套非常嚴謹的性道德。例如，在她們的文化中，女孩子如果很「隨便」就和一個男人發生關係，就會被稱為「破」，而「破邇阿」是對一個女孩的性道德最大的侮辱。

閻王：我不賣身的，我覺得賣身的女生很賤 有些女生很好上，很賤、很不要臉，幫派的男生會問我有沒有女生可以尬的？我會幫他們找那種很破的女生，可是我自己不會，雖然我不是處女了，可是我只跟有感覺的、喜歡的人才會做（訪談 930318）。

閻王：那種逼不得已在賣的女生我是沒差，然後可是那種是破到那種自己去賣的，就是為了想要那筆錢去買一些衣服啊，那一些的女生。或是玩藥啊，「ㄅㄨㄣ」藥啊，或是喝酒醉「ㄅㄨㄣ掉」，就隨便給男生那樣子。

我：「ㄅㄨㄣ掉」就是醉了是不是？

閻王：不是，「ㄅㄨㄣ掉」是玩藥、嗑藥，然後「茫掉」（台語）神智不清了。然後最討厭的是那種搶人家男朋友的女生，那種是一定會打的。就是比較破的那種才會生氣，然後又是搶到我的好朋友的話，那超賤的。對啊，就是這幾個在玩的心裡都是這個樣子。我們討厭破的女生、討厭搶的女生（訪談 930322）。

閻王所謂不要臉的女生，是指「隨便」、「好上」的女生，而所謂的「隨便」、「好上」，指的其實是沒有愛作基礎，兩人也不是男女朋友，卻能夠單純享受性這件事的女生。因此閻王的對話透露出：一個好女孩不可以單純喜愛或享受性這件事，尤其當對方不是你的男友時。換句話說，對她們而言：愛還是必須先於性；性不被允許存在除非有愛當前提，不符合這套規準的女孩就是「破邇阿」。除了強烈譴責這些「破」女孩，她們甚至會擔任起道德糾察隊的工作，對於她們所認定的破女孩進行懲處。閻王繼續用一種得意的語氣向我誇耀：

閻王：嗯，如果那些女生又是我們這一群的朋友的話，那她通常一定會被踢出去，而且是被ㄇㄟ 完以後就被踢出去。

我：這樣喔？

閻王：嗯，她們都知道我很討厭那種女生，所以每次遇到那種女生都會跟我講，我一定第一個去ㄇㄟ 她。

我：妳怎麼（驚訝大聲）！奇怪妳主持正義喔？！

閻王：不是正義的問題，我是超討厭這種女生的。

我：喔，為什麼妳會有這種觀念？為什麼？

閻王：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那種女生很反感啊，我上次講過，把自己搞成那樣，我覺得根本不值得。我是先會跟她講，我發現到那種女生我會跟她講說：我給妳時間，妳變回來，妳不要這樣子，再被我發現的話我就ㄟ妳。

我：好像糾察隊喔。

閻王：然後後來我會看那個女生有沒有改，如果還是沒有改的話，拜拜不好意思，我打下去了。

我：喔？這種事妳就是一定要管、一定要插手就是了？就算那個人也沒有搶到妳的或妳周圍朋友的男朋友你還是要管。

閻王：對啊，我會看不起她。然後打從心底看不起她，反正那種破的女生被打過的，以後每看到她。

我：必打？

閻王：不是必打，是會罵她，不要臉、死賤貨。

我：喔，就是讓她很難過就是了。

閻王：然後而且同時我會跟很多男生講，她被幾個人搞過，她是什麼樣的女生，我會讓她交不到男朋友，我反而就是讓她沒有男生想靠近她，然後讓她得到教訓。

說到如何教訓這些很破的女生，閻王講得口沫橫飛、慷慨激昂，對她來說，成為第一個去毆打、懲罰這些女孩的人，或許是一種生產認同的過程，可以藉著懲戒那種人，突顯出自己不是那種人，她努力地用自己的歸類方式畫出一條界線，以顯示自己的純淨、道德。而這個劃定界線的動作對她而言，之所以那麼重要，或許是因為她心底知道自己和自己的家人早就被主流社會歸類於濫交、隨便的那種女生，她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在這個將她歸類為「濫交」的主流社會中重新贏回一些尊嚴。

陸、結語

本研究發現，由於不同場域有其對應的不同文化資本，因此這些邊緣青少年的性別認同並不是單面向地呈現出一種靜止的樣貌，相反地，她們的性別認同，擺盪於陰柔和陽剛的兩端，在不同的文化場域(fields)中，她們會聰明地展現受用的特質。例如在學校裡，為了彌補隱性的階級、種族傷害、贏回自己的尊嚴，她們挪用勞工階級所崇尚的陽剛特質(masculinity)，表現出強悍、兇狠的形象，以建立自己在同儕團體中的地位；可是，在以勞工階級男性為主導的角頭文化裡，為了尋求保護與資源，她們必須依靠愛情作為階級爬升的重要資本，因此在親密關係中又會扮演回「好女孩」的角色，忍受勞工階級青少年在特定歷史脈絡底下所建構出的性別歧視和雙重標準，她們的矛盾認同乃是持續地和所屬場域的文化規則進行協商、拉扯的結果。此外，對於被社會污名化的抗拒結合幫派的權力結

構和性別文化，造成她們生產出更為嚴苛的性道德，用以監控、評價彼此的性慾，進而使得女孩間的友誼充滿敵意和競爭。

如果從能動性的面向來解釋這個現象，我們可以說女孩們很有意識地運用不同性別氣質的展演以對抗來自階級和種族的壓迫。由於她們缺乏學校所認可的文化資本，因此很自然會使用勞工階級最熟悉、欣賞的「侵略性陽剛氣質」，來挑戰、衝撞學校所讚許的中產階級文化、對抗聽話乖乖牌學生的陰柔氣質，和中產階級「好女孩」所展現的「適當女性氣質」。藉由對立性認同的發展，這些邊緣青少年得以建立另一種具有尊嚴的自我認同，贏得同儕的敬畏。同樣地，在她們的街角社會中，女孩們很有意識地運用「傳統女性化氣質」作為一種晉升地位的方法。例如聽話柔順、注重外表打扮，藉此獲取一份「有價值」的愛情，享受伴隨著親密關係而來的金錢、保護和地位。因此，多元性別氣質的運用可以視為她們面對自身邊緣性地位的一種抗拒方式。但從結構的面向作檢視，「侵略性陽剛氣概」導引她們走上反學校文化的道路，間接造成學業成就的失敗。「傳統女性化氣質」也會使她們無法逃脫勞工階級男性歷史性建構出來的侵略性陽剛氣概和性別歧視態度，基於相同性別和階級的團結也變得更形困難。在這個過程中能動的抗拒和結構的壓制兩者都同時在發生、作用。

再者，本研究發現女孩們的性別認同形構，不能被單純地解讀為只有受到異性戀霸權或是父權文化的影響，在這背後其實還隱藏著階級、種族的意涵。例如她們的美學品味、展現出來的女性氣質、選擇男友的品味，都和勞工階級社群的文化習性息息相關。尤其閻王除了階級壓迫之外，在成長過程中還遭受許多隱性的種族傷害，造成她有更強烈的認同需求。這可以用來解釋為何她比小宣更強調侵略性陽剛氣概、在親密關係中的順從，以及對性道德的嚴苛要求。可見，個人在建構身份認同的過程中，性別、種族、階級這些動力始終是交織互構，緊密交纏的關係，而且種族和階級的壓迫也許會以性別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性別表現的背後也可能鑲嵌著多種社會動力的作用。

參考文獻

- 李昭蓉 (2005)。《「壞」/ Why 女孩發聲：輔育院青少年的生活經驗與身體規訓探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兆衛 (2002)。《台北都會區青少年偶像崇拜文化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佳玲 (2005)。《胖女孩的光芒：高中胖女孩對自我體型的觀感與身體經驗》。國立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童琬芬 (2002)。《青少年漫畫閱讀文化之研究—以台北都會區兩所國中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淑君 (2000)。《社會階級與青少年性別世界之建構--以台北都會區兩所國中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鴻文 (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台北市：學富。

- 劉育雯 (2004)。在觀看與被觀看之間：高中女學生身體意象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慧琪 (2001)。青少女愛情關係中之性別論述—以三位高職女生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昭君、陳巨擘 (譯) (2003)。校園生活：批判教育學導論。台北市：巨流。
- Abbott, P. & Wallace, C. (1990).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Femin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 Acker, S. (1981). No woman's land: British 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60-1979. *Sociological Review*, 29(1), 77-104.
- Ali, S. (2003). To be a girl: Culture and class in schools. *Gender and Education*, 15(3), 269-283.
- Archer, L. & Leathwood, C. (2003). New times- old inequalities: Diverse working-class femininities in education. *Gender and Education*, 15(3), 227-236.
- Barker, C.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ettie, J. (2003). *Women without class: Girls, race, and identit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urdieu, P. (1993). *Sociology in question*. London: Sage.
- Bradley, H. (1996). *Fractured identitie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equality*.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Brake, M. (1980). *The sociology of youth culture and youth subcultures: Sex and drugs and rock'n'ro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Cowie, C. & Lees, S. (1981). Slags or drags. *Feminist Rreview*, 9, 17-31.
- Frith, S. (1978). *The sociology of rock*. London: Constable.
- Gilligan, C. (1982).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iffin, C. (1985). *Typical girls?: Young women from school to the job market*.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Griffin, C. (1993). *Representation of youth: The study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in Britain and America*.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s 'identity'? In S. Hall & P. du Gay (Eds.), *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 (pp. 1-17). London: Sage.
- Jackson, C. (2002). 'Laddishness' as a self-worth protection strategy. *Gender and Education*, 14(1), 37-51.
- Lees, S. (1986). *Losing out: Sex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London: Hutchinson.
- Lees, S. (1993). *Sugar and spice: Sexuality and adolescent girls*. London: Penguin Books.
- McCarthy, C. (1988). Rethinking liberal and radical perspectives on racial inequality in schooling: Making the case for nonsynchron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 58(3), 265-279.
- McCarthy, C. (1990). Nonsynchrony and social difference: An alternative to current radical accounts of race and schooling. In C. McCarthy (Ed.), *Race and Curriculum: Social Inequality and the Theories and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Schooling* (pp. 71-96). Philadelphia: The Falmer Press.
- McRobbie, A. & Carber, J. (1976). Girls and subculture: An exploration. In S. Hall & T.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pp. 209-222). London: HarperCollins Academic.
- McRobbie, A. (1977). The culture of working-class girls. In *Feminism and Youth Culture* (pp. 44-66). London: Macmillan Press.
- McRobbie, A. (1978). Working class girls and the culture of femininity. In *Women Take Issue: Aspects of Women's Subordination* (pp. 96-108). London: Hutchinson & Co.
- McRobbie, A. (1980). Settling account with subcultures: A feminist critique. *Screen Education*, 34, 37-49.
- McRobbie, A. (1999). Shut up and dance: Youth culture and changing modes of femininity. In M. Shiah (Ed.), *Feminism and Cultural Studies* (pp. 65-8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pher, M. (1994). *Reviving Ophelia: Saving the selves of adolescent girls*. New York: Putnam.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 Wallace, C. (1987). *For richer for poorer: Growing up in and out of work*. London: Tavistock.
- Weis, L. (1990). *Working class without work: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a de-industrializing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 Weis, L. (2004). *Class reunion: The remaking of the American whit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Routledge.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Wilson, D. (1978). Sexual codes and conduct: A study of teenage girls. In B. Smart & C. Smart (Eds.), *Women, Sexuality and Social Control* (pp. 65-73).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